





一丁，當時丁價一千元，因而又被提派了五百元，以後又陸續來總局。丁月是一條一丁，下一月是一條三丁，轉眼便來一丁。每條一次就需







安齋  
波三

在一個長方形的會議室裏面，窗外懸着許多一面旗，民間藝人，唱着快歌的宣統部長，區區宣傳科長，各分區團長，文工團團長，延安文藝界的代表們。這是介紹蘇俄文藝大會藝術家的會議。會上還介紹蘇俄文藝團體。當主席宣佈：『現在請子淵家豪的絨子唱英雄壯烈的絨子同志來講話！』時，原來蘇籍坐在一起的科六的老衛站了起來，走近臺中長桌邊，衆人靜閉望他；只見他個子不高，但很結實，滿面鐵紋，下頸有條稀稀幾根的鬚子，頭上沒有戴帽子，一個短短的灰白的頭髮，穿一件藍布斜襟銅扣的棉衣和一條白大布的褲子，大家鼓掌，笑開了嘴。拓老漢也笑開了嘴，看得出下面幾顆牙已缺了。他一開口就說了兩句話，引起衆人又是一陣鼓掌和

人裝幾個人的腔調和舞態哩！最後他表演了幾次很難很難全身跌力的動作（『打倉』（一兩棍）），博得不停的鼓掌和喝彩。燒紅火的拓老漢興緻很高，還打算坐下，但衆人因為他年老，勸止了他。星期三整天在參議會大禮堂舉行文藝開閉的典禮報告。在約千人的面前，拓老漢又一次被請以他的名義來演他得意的作品。主席環視着台上的名流，會場裏已經湧起了一陣掌聲和歡笑聲。今天拓老漢的頭頭帶光光的，精神分外振奮；聲帶特別響亮，動作非常靈活。他一開口就說了八九句新的詞，隨即在台左從左端走到右端，又從右邊走到左邊；嘴裏說着字，就像會念詩的水。一開口『我的咱們民家哥們，都是頭！』拓老漢（『我的，他說時聲帶特別響亮而有力！』）

結在屋上，糕蒸窩成了冰塊，咬起來坑坑啞啞的，人家說：這還能吃麼！他說：『受苦人什麼吃不下去？』

但是，任何折磨沒有折斷了他的愉快的神經，也沒有折斷掉他的藝術的愛好。他是越老越熱心了，越開心了。假如當他十六歲時開辦秧歌，當時人們把他拉了下來，說他不行，他不灰心，仍然開到十八九歲能裝身子了，廿歲時就開出了名了，後來年紀很大了，他還開，有的人就笑他是『老瘋子』。他還不理，那麼，而今在新社會裏，在新民主主義下，人們都尊敬他，稱他爲練子嘴英雄！因此他不開心：『遇到我們有這義的同志，還不要說：『舊社會還沒咱們開秧歌的開會麼？我而今更要多編幾個樣子了。』』

薛、王世功、王世光等幾個好練子嘴的，其他各處還有許多這樣民間藝術家，那些地方去發現他們，把他們組織起來，有時可集合他們舉行競賽和用別的方法提倡、發展這事業！這對於民衆文化教育是有很大的益處的。

現在將拓老漢自己最得意的，也是最受入歡迎的，有氣魄、有組織、很完整的，一個道地民間的藝術作品——也可說是拓老漢的代表作吧！——「開官」，分行分段發表在下面。這是拓老漢說了許多遍的時候，我們連記下來的一個字，也沒有修改。西中有許多本地方官和一些習慣用語都是諸子訓、消訓、綏德來的文教代表們和拓老漢自己加以說明，然後註解的。

一走走到國子坪，羊肉烙餅吃一頓。

除官闔了清酒城。  
百姓着危又（廿三）齊心。  
就遣傳姑又鄉人，  
兩天傳下千數人，  
四溝拐岔走脫繩（廿四），  
大佛寺（廿五）聚齊縣連城。

頭月開寶說的明：  
「人又多，意又高，  
只要胆大嘴才好。  
有的本事不要（廿六）屈了。」

（廿三）等於「更」  
（廿四）從各門脫身。  
（廿五）離酒城十五里。

他填了風箏（卅八）了不成。  
（卅八）風水。  
民家沒錢裝不了人。  
重修城門帶繩洞，  
銀子耗下萬數多（卅九）。  
罷了銀子往裡上攻（四十），  
攻的百姓不定。  
民家才為把干戈動，  
因此上，下了清酒城。  
人又多，話又多（卅冬），  
句句說的惠先生，  
惠先生，話又大（四十一），  
排的隊伍上城打。

（卅九）「多」字讀如「冬」音  
（四十）往裡上擲派。  
（四十一）大話駭人。

英雄

七

在某村中大家都認識大爺考侯。可說，所有的人家，在查斯郎諾夫都到過，喝過茶，與仁尼克和這些主人合唱過他所愛唱的歌曲。

距該莊約一個半小時的森林內有一個土塔，那是隊長的團案全部。這中間是在波拉唐納赤領之下接他的團案築成的。其中有兩個高土台當床鋪，可容約五十人。在兩土台之間是一條溝，溝底上繫滿支線的石子。柱旁有火爐。

當附近有德國討伐隊或正規軍出現的時候，游擊隊員就到土塔中去躲避一下。當作戰間來安靜的時候，隊員就在夜裏休息。

當天夜裏大爺考侯在村子裏住一宿。他照常是睡在地板上，因為不願擾擾房主。他醒得很早，起來跟隨的麥拿夫給起來，抱到門外去。女主人坐在爐灶跟前，忙來去。一車新鮮麵包氣味從爐灶中傳出來。『快

住了，敵人竟跑到兩聲人來打這一小組游擊隊。德寇進入村莊，站在查斯郎諾夫團體眼前。他們將農民趕來，問他們輪在這裏的是誰，打死的是什麼人。農民沈默地望著查斯郎諾夫的屍首不作聲，而走過去了。只有阿爾諾其答道：『查斯郎諾夫當夜在她家裏住了兩夜。』

對翻譯官答道：

『誰知道他是什麼人。想必是游擊隊員。誰會記得他們呢，不是叫三，就是李四，再不就是大爺，二叔。好像他，是叫彼得！』

德寇帶了二十個男子走了。並且下令叫埋掉打死的人。

全村的人都來送葬。農民排成長隊從墓前走過，他們一個接一個，悲哀沈痛，號啕靜默地慢步走著，只聽得婦女嗚咽的悲聲。人們走到墓前站定，行禮追憶，『揚了一担土我們說：』

『永別了，我的朋友，考斯坦丁。謝爾格也離去

編作者 拓開科

(練子嘴、快板)

「聽來就如面觀見當時家豪抗糧情事。」  
拓老漢更加有聲有氣地說下去了：「人又多，意又高，只要地大膽才好！」  
「這家更加與查了，等到他說到『竊來一封國書』，先上四信書討明。」誰是頭？誰是尾？」拓老頭，都是尾！都是拓老漢捉得危！」」  
「把家豪加出碑了。」  
而拓老漢的兩手有時撐住桌子，有時作各種手勢，有時按捺胸，有時掏出手指拍擊擔膊，面部的各處表情都非常生動，兩眼時時閃閃，臉上的體裁更深刻了，額上的筋脈都凸出來了。待他一口氣說完後，又是一陣家豪與笑聲。有的人說：「這就是革命的史詩！」又有的說：「這是革命的藝術天才！」拓老漢卻道：

口又流利，字字句句送到聽衆的耳裏，立刻就吸現觀衆的攝影。他在附近長滿。平日常忙時候，山上的樹工請他去看個樹，就說：「喂，拓老漢，給我們說說拓老漢吧！」

拓老漢把十六歲起就開機數，到現在足足有了四十五年。他也會演道情，但最出色的是練手藝。他自己已編了一共二十個練子。最受歡迎，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是「開官」，「種棉花」，「禁煙」等等。爲什麼他有這樣的成功呢？「主要是由於他忠實地反映了當時當地人民的生活，說出了大家要說的話，自己人說的話。」

「有人說開官扯，我就是一黨良家。」

春沖沖，笑盈盈，  
一般同志都來聽；  
蘇二里（註一）開官也有名，  
乍（註二）聽我給咱（三）說一陣。

（一）行政區域名，爲老翁殿舊稱  
（二）陝北人發語詞，意思是：  
現在，這樣，可……  
（三）咱們大家。

民國世事定不定，  
有些行道（四）多的很，  
糊里糊塗不知甚，

車。  
（十一）大商號。  
（十二）忙亂起來。  
七月初一集場紅；  
乍特（十三）民家要款銀。  
（十四）的百姓落了危（十五），  
投起面子把舒話撒（十六）。  
（十三）跟或向之意。  
（十四）逼迫。  
（十五）落了急。  
（十六）說情，「眼」或「慰」都可。

有紳士，有老農，  
有什麼行道他談論？」（廿八）。  
（廿八）「他」是指舊官和紳士老  
婦們共同談論，和新官無觀。  
先生開會說的話：  
「誰是頭？誰是尾？  
打上圈惜我好回！」  
咱們民家都開會：  
「都是頭！都是尾！  
都是傾草滅的危。」

縣長吩咐說了真，  
每升扯上（四十二）一塊銀，  
百結回去務罷罷。  
縣上尋起三個人：  
四先生、張金銀、  
呼二少爺他能行。  
他們三人出了城，  
叫一雙民家仔細聽：  
「縣長吩咐說了真真，  
每升少上一塊銀，  
百結回去各務罷，  
要自行道也能行，  
議會開了定乾坤。」

（四十二）扯字讀成 Chā 減少

鐵欄道：「我這就領你到那兒去。」

「考夫大帝，」這位游擊隊員懇切說道，「你不要爲我擔心，德寇果然來的話，你最好是走開。」

考夫大帝已派仁尼克去叫萊次和波拉諾爾，赤去了。他倆還在鄰近房內，而自己却親自給考爾日克披上襪襪的褲，並給他抹上油，隨後又脫下自己的皮靴，穿開脚布，把粗糙的毛襪子脫下，輕輕地給考爾日克穿上。然後他又穿起皮鞋。此時，波拉諾爾亦進來了。

「多麼長你好啊，」萊斯部諾夫說道，「考爾日克說客人快來了。要趕快卸卸，把所有病人、傷人、子彈箱、肉等馬上都搬到土牆裏去。在向西切卡夫去的小林中和依萬諾夫夫的大路上都趕快派好哨兵。固然不一定就從依萬諾夫卡來，可是總得派哨兵去。」

然後才走去，他一面走一面覺得宣誓的聲音仍在奔流。斯郎諾夫墓上鑿個不停，他覺得這個宣誓將由四密從森林傳到森林，由村莊傳到村莊，由城市傳到城市，水永遠傳流不息，成爲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赤的永環紀念。

八

你的游擊隊員們已定要把你的事情完成，安睡吧。我將親身跟着他們去作新的戰鬥……他寫到這裏停了一下，把紙後幾行讀了一遍，想一

想，又補充寫道：

「我在你的靈前宣誓，我要替你報仇，定使敵人給你大復仇！」

「我向你真宣誓！」他高聲重複道，「我向你真宣誓！」

魏林斯基作

在一個長方形的會議室裏面，窗外掛滿了百多人——民間藝人，唱戲歌的、詞話者、鑼調、彈奏、演員，各分區域安插。市長、區長、鄉鎮長、地方團體團長、文工團團長、延安文藝界的代表們。這是邊區文教大會典型體的會議。會上上述「介紹藝術家決計問題」當主席宣佈「現在請王明張家灣的樣子到美維杜開科老同志講話」時，原來靠牆坐落的一伙六十歲的老翁站了起來，走近空中不長幾步衆人靜閉望他：只見他個子不高，頭髮很結實，鬚面微紋，下顎有稀落的白髮。

人裝幾個人的腔調和舞態哩！最後他表演了幾次很難堪吃力動作——「打盆」（兩腿伸屈，全身跌得很重，坐地地上），傳得不停的鼓掌和喝彩。受紅火的拓老漢興緻很高，連打算歇坐，星期人因為他年老，勸止了他。

星期三整天在參觀大會大廳舉行文藝問題的典型報告。在於約人的面前，拓老漢又一次被請以上台去表演他得意的作品。主席席漫說完他的名姓，會場裏又湧起了一陣掌聲和歡呼聲。今天拓老漢的頭則得光光，精神分外振奮；

結在屋上，積雪窩成了冰塊，咬起來坑坑啞啞的。」人家說：這道能吃麼！他說：受吾人什麼虧不下呢！」但是，任何折磨沒有折斷了他的愉快的心情，也沒有折斷他的藝術的愛好。他是越老越健壯了，越開心了。假如他十六歲時要開快歌，當時人們把他拉了下來，說他不該，他不安心，仍然悶到十八九歲能裝身子了，廿歲時就顯出名了……後來年紀很大了，他還有人的人就笑他是「老瘋子」。他不過的時候，我們順眼下去的，一個字

醉、王世功、王世光等幾個好練子嘴。其他各處還有許多環繞民間藝術家，聽說幾力去發現他們，把他們組織起來，有時可令他們舉行發表演和別的方法提倡、發展這事業——這對於民衆文化教育是有很大的益處的。

現在將拓老漢自己最得意的，也是最受入歡迎的，有氣魄、有組織、很完整的——一個地區民間的藝術作品——也可說是拓老漢的代表作吧！——「圖宮」分行分設發表在下面。這是拓老漢說了許多遍的時候，我們順眼下去的，一個字

一走走到國子坪，  
羊肉烙餅吃一頓。  
除官悶了消瀉城。  
百姓着危又（廿三）齊心。  
就遣使帖又傳人，  
兩天傳下千幾人，  
四溝拐岔走脫繩（廿四），  
大佛寺（廿五）聚齊舒連環。  
頭月開書說的明，  
人又多，意又高，  
他壞了風脈（卅八）了不成。  
（卅八）風水。  
民家沒錢娶不了人。  
連修城門齊驅調，  
銀子費下萬數多（卅九）。  
娶了銀子往糧上改（四十），  
改的百姓立不定。  
民家才爲把子効功，  
因此上，下了消瀉城，  
人又多，話又多（廿冬），

「笑」

七

在某村中大家都認識大爺考快  
可說：所有的人家，查斯郎諾夫  
夫都到過，喝過茶，與尼尼克和  
這班主人會唱過他所愛唱的歌曲。

「推」

距該莊約一個半公里的森林內有一個土席，那是隊  
長的司令部。這個土席是在波拉唐納赤領導之下按他  
的圖案築成的。其中有兩個高土台當床鋪，可容約五  
十人。在兩土台之間是一條溝，溝底上繫滿支線的柱  
子。柱旁有火爐。

住了，敵人竟派了兩營人來打這一小組游擊隊。德寇  
進入村莊，站在查斯郎諾夫團體跟前。他們將機農趕  
來，問他們，誰在這裏的是誰，打死的是什麼人。農民  
沈默地墮落查斯郎諾夫的屍首不作聲，而走過去了。  
只有阿甫道其婭——查斯郎諾夫當夜在她家裏住了  
一週。

「誰知道他是什麼人。想必是游擊隊員。誰會承認  
他們呢，不是俄三，就是李四，再不就大爺，一  
叔。好像他是叫彼得！」

「開官」

（練子嘴、快板）

編作者 拓開科

有的本事不要（廿六）屈了。」

（廿三）等於「更」

（廿四）從各處觀身。

（廿五）離清湖十五里。

（廿六）讀成「表」，全句意：有本事就退出來。

縣長送的一封信，  
接信的先生唸一唸；  
人家的先生唸的眞（廿七），  
咱們民衆仔細聽。

（廿七）清楚。

「他的做官不高深，  
新官曾把舊官問。」

惠先生，語又太（四十一），  
排的隊街上城打。

（卅九）「多」字讀如「冬」音  
（四十）往縣上擡派。  
（四十一）大話駭人。

縣長一看這事情，  
一聞火就了不成；  
都是黎民好百姓，  
喝價又大撐不定。  
他的官兒保不成，  
我的營長當不成。

惠先生一聽這事情，  
當然就覺了不成。  
他作回在銀行生。

員送到土衛國去過一趟。當作戰回來安靜的時候，隊員就在村裏休息。

當天夜裏大爺們伏在村子裏住一宿。照常常是睡在地板上，因為不願擾攘房主。他醒得很早，起來把鋪的麥草收拾起來，抱到門外丟去。女主人坐在爐灶跟前忙來忙去。一陣新鮮麵粉氣味從爐灶中傳出來。『快些，考斯坦丁。謝爾格也離赤，麵包快熟了。』地和耶漢笑著說。

只聽門外一響，進來一位身材高大的海軍隊員。面色乾乾，黧黑把皮都凍了，兩頰凍得發青。他側腳重地走到板凳前坐下了。

『考埃大爺，不好了，』他說道，『涅國丘八追了我一個。我們開火無用了，勉強走脫了。』他恐怕，客人要來……

可是在那耶漢夫却不聽他說話，趕快替他脫了皮靴。他的兩腿開完寒凍了，一隻脚上有兩個脚趾頭已爛了。他痛，將腿日克朋友——查斯郎諾夫

的人。

全村的人都來送別。農民排成長隊從墓前走過，他們一個接一個，悲哀泣痛，眼睛靜靜地低垂走過，只聽得掃女吟唱的悲聲。人們走到靜靜站着，行將動情地，揚了一担土而說道：

『永別了，我們的朋友，考斯坦丁。謝爾格也離赤去！』

第二天清晨，梁沃夫來到大爺考埃臥墓前作別。他在這個中夜間風雪捲上一層短毛細雪的小帳前，靜靜立了很久，法說着這一切，似乎他要穿墓上的雪冷土，再能與自己親愛的長官重見一面。然後他坐在一個木桶上，從皮包裏掏出一張紙來——這是他已寫給木桶上的。——就開始寫道：

『現在來到我親愛的考斯坦丁，謝爾格也離赤底墓前，傷心落淚。無論是溫柔的熱愛，無論是驚嚇或痛楚都不能永遠不離這一個冰冷的人屍體動搖了。我們永遠苦不能永遠再使這上高貴的人了。你還記，我的朋友

春沖沖，笑盈盈，  
一般同志都來聽；  
蘇二里（註一）開官也有名，  
乍（註二）聽我給咱（三）說一陣。

（一）行政區域名，爲老翁殿舊稱  
（二）陝北人發語詞，意思是：  
現在，這樣，可……  
（三）咱們大家。

民國世事定不定，  
有些行道（四）多的很，  
糊里糊塗不知甚，

車。  
（十一）大商號。  
（十二）忙亂起來。  
七月初一集場紅；  
乍特（十三）民家要款銀。  
（十四）的百姓落了危（十五），  
投起面子把舒話撒（十六）。  
（十三）跟或向之意。  
（十四）逼迫。  
（十五）落了急。  
（十六）說情，「眼」或「慰」都可。

有紳士，有老農，  
有什麼行道他談論？」（廿八）。  
（廿八）「他」是指舊官和紳士老  
婦們共同談論，和新官無觀。  
先生開會說的話：  
「誰是頭？誰是尾？  
打上圈惜我好回！」  
咱們民家都開會：  
「都是頭！都是尾！  
都是傾草滅的危。」

縣長吩咐說了真，  
每升扯上（四十二）一塊銀，  
百結回去務罷罷。  
縣上尋起三個人：  
四先生、張金銀、  
呼二少爺他能行。  
他們三人出了城，  
叫一雙民家仔細聽：  
「縣長吩咐說了真真，  
每升少上一塊銀，  
百結回去各務罷，  
要自行道也能行，  
議會開了定乾坤。」

（四十二）扯字讀成 Chā 減少

鐵欄道：「我這就領你到那兒去。」

「考夫大帝，」這位游擊隊員懇切說道，「你不要爲我擔心，德寇果然來的話，你最好是走開。」

考夫大帝已派仁尼克去叫萊次和波拉諾爾，赤去了。他倆還在鄰近房內，而自己却親自給考爾日克披上襪襪的褲，並給他抹上油，隨後又脫下自己的皮靴，穿開脚布，把粗糙的毛襪子脫下，輕輕地給考爾日克穿上。然後他又穿起皮鞋。此時，波拉諾爾亦進來了。

「多麼長你好啊，」萊斯部諾夫說道，「考爾日克說客人快來了。要趕快卸卸，把所有病人、傷人、子彈箱、肉等馬上都搬到土牆裏去。在同西切夫卡去的小林中和依萬諾夫卡的大路上都趕快派好哨兵。固然不一定就從依萬諾夫卡來，可是總得派哨兵去。」

然後才走去，他一面走一面覺得宣誓的聲音仍在奔流。斯郎諾夫墓上鑿個不停，他覺得這個宣誓將由四密從森林傳到森林，由村莊傳到村莊，由城市傳到城市，水永遠傳流不息，成爲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赤的永環紀念。

八

你的游擊隊員們已定要把你的事情完成，安睡吧。我將親身跟着他們去作新的戰鬥……他寫到這裏停了一下，把紙後幾行讀了一遍，想一

想，又補充寫道：

「我在你的靈前宣誓，我要替你報仇，定使敵人給你大復仇。」

「我向你真宣誓！」他高聲重複道，「我向你真宣誓！」

跪着得不好聽，他開始退到自己的原位上去。但會場四處發出的許多「再來一個！」的呼聲使他停住了。等人聲靜下去之後，他又開口了：

「初八八十八年，各位同志聽我的話：老百姓面又有新辦法，毛主席號召各種棉花……」

這「種棉花」也是折老漢自己編的，比較短，但也有二十多行，四十多句，說到了來幾句時，折老漢唱開了：

毛主席的好主意，大家就要學和唱，要學好，不怕困難！這時候蜜蜂和蝴蝶兒更響了。衆人還要他繼續唱，但第二天已晚，只得暫時停止。

第二天藝術團繼續開會。人來的更多，房子裏坐不下，移到院子裏廣場上。他記得，土地革命鬧起來了，紅軍打

實情。就是民國廿一年七月朔日調老百姓抗匪的故事。那時我替人家寫工，路過坡上（村名），看見一大羣人集合在山坡上。一個頭目出來說：『官家逼得咱們太兇了，咱們到渭河邊去吧！』老百姓一哄哄的就去了。這就是渭河鬧土地革命的根據地。我看的清清楚楚，而且，回來後就睡不著。說上講在書上編，白天吃飯時也唱，吃飯後還在書上念，一共讀一個月左右，字就讀成了。一九四九年時毛主席親各種棉花也編了，道一滿是好事，我就想起了，也憶起了我寫下的意思……」

這是折老漢是一個很好的民衆宣傳家。他記得，土地革命鬧起來了，紅軍打

上同聚了一封信(五)，到了清湖都匯定(六)；縣長一看這事情，忽忽上去要款銀。打發陳官出了城，路過害了折家坪。(民衆一看這事情，款銀當啷(七)立不定(八))。上頭百姓硬，上頭百姓硬(九)。

折轉尋子回清調。  
挨得的圓判清調城。  
咱們乍要行方便（廿九）。  
人又多，力又差。  
二一天明（卅）好進城。  
進到清調一睡聲。  
五處城門都深定（卅一）。  
頭目一猜這惡情，  
南坪（卅二）大店都佔定。  
炭掛下，糧用下。  
慢慢再待他搗打（卅三）。  
（廿九）想斷法對付。  
（卅）第二天早上。  
頭目一聽這事情，  
折轉身子往回行。  
主意又在咱心中，  
回步慢慢再理論。  
人說國官真個差！  
扯了些銀價扣差重。  
有錢的難意（四十三）這事情。  
民國的世事說不成，  
胡里胡索出了些銀，  
總是爲的過光景。  
（四十三）還有錢的都覺爲難的  
思。

了。在斯耶諾夫同樂沃以及仁尼克附近沿村召集隊員。此刻從四切夫卡小林中傳來了槍聲。當夜在該村住宿的三十名游擊隊員已在查斯耶諾夫、樂沃和仁尼克等人的周圍集齊了。

「開門吧，」查斯耶諾夫叫道，「時間是寶貴的。當我們的病人還沒有趕到根據地之前，需要擄住敵人才行。」

游擊隊員們困難的踏著深雪，從萊國裏跑到四切夫卡小林地。查斯耶諾夫站在一所小房跟前，給留在他周圍的四個游擊隊員下命令。在此動靜間從依萬諾夫卡那面發了一槍，接著就是一排自動槍聲，子彈喀喀響的一陣連，從寒冷的空中像豆子一般落下來了。

「跟我來！」查斯耶諾夫把槍口插一插，喊着就跑，向連隊依萬諾夫卡的路上跑。迎面跑過來一個年青游擊隊員：「考依大帝，那裏敵人很多，有二百人……」

關於大批槍聲，奧斯耶諾夫說，該那兒也槍聲連連。消息由庫林斯頓到森林，由村莊傳到村莊，由城市傳到城市，到處都傳遍了。這位人民英雄在農民精神上燃了火，不關心他心中之懷念親切，竟使農民不相信消息，不關心說他這是真或假。可是來一批人也說又一批人也說，而當問他們問道：「這是真的嗎？」他們就低頭紅臉答道：「是……真的……」

在許多村鎮和城市中都成立了新的游擊隊隊。第隊是在查斯耶諾夫犧牲的那個村莊上組織起來的。第二天有三十個親眼看見查斯耶諾夫陣亡和參加對付的人來找萊沃，萊沃滿懷悲憤和復仇的怒火代替查斯耶諾夫底職位。我們這支隊伍，一位長官說道，「我們想把它叫做查斯耶諾夫隊」。凡是到該游擊隊長陣亡之處去探消息的地方都成立命名為查斯耶諾夫的小隊伍。鄉村中的各種代或單個游擊隊都來見萊沃。先前與查斯耶諾夫在火車事件裡底相識

開，在開會，他唱個青年團繞道折老洞，城時所唱的歌；他唱了幾首。一會，他站起來，遠遠帶唱地表演了幾個短的練子，唱得，看得出，他處處愛紅火，他是個老少年。

民間藝人，戴家秧歌隊組織者一行去，到縣青年團籌委會。幾個市鎮界工藝工作，創作經驗，方法。折老洞又被讚美表演了，在縣府裏得到用武之地，他的一副「一團圓」，縣府年輕化了，但狂舞的，吟笑倒不忙，於是，他們得了「歌隊」，陸續滿城。個四十八歲時，折老洞給，別號「荷錢老爺」的，聽了折老洞給，折老洞說了「一團圓」之後對他說：「嘿，折老洞，你給咱們作個宜官吧。」

「折老洞說：『咱折子裏一個字不識，怎麼做宜官呢？』」連長說：『不要緊，你說的宜官，宜宣傳的好！』」

現在他住在八區軍醫士也很歡迎他，一見於世說：『老折，也很聰明，種棉花呀，餉官呀！』折老洞就說他老孩子一樣提起老，他起來，人嘩嘩的，吟笑倒不忙，於是，他們得了「歌隊」，陸續滿城。個四十八歲時，折老洞給，別號「荷錢老爺」的，聽了折老洞給，折老洞說了「一團圓」之後對他說：「嘿，折老洞，你給咱們作個宜官吧。」

「折老洞說：『咱折子裏一個字不識，怎麼做宜官呢？』」連長說：『不要緊，你說的宜官，宜宣傳的好！』」

上來生（十）在全羅東（十一），  
紳士老儒被消傳（十二）。  
（五）紅軍的上司來信，警告清濟  
舊政府。  
（六）頭下不運。  
（七）當時。  
（八）受不了或酬付不了。  
（九）他指名姓。上勳——對百鎰

(卅一) 城門關了。  
 (卅二) 清澗城南關。  
 (卅三) 慍復再和他鬧之意。  
 早一年，  
 清澗城，錢糧重，  
 百姓腰裏都有勁。(卅四)；  
 紳士率總他謀議，  
 乍把銀子往下發。(卅五)。  
 (卅四) 有錢。  
 (卅五) 這事按早一年的事，下節  
 是說現在的事。  
 打邊鋒收銀。  
 緣伍太是(四十四)白水人，  
 吃頭當兵主下情(四十五)。  
 捉住打的好百姓，  
 乍把百姓打個滾(四十六)。  
 姓者牛草趕不來，  
 刮的口裏要飲銀。  
 (四十四) 大半是。  
 (四十五) 反臉之意，「下情」  
 於「惡聲」或「惡言」

「你嚇壞了麼？」查斯耶諾夫笑道，可是立刻又恢復了莊嚴的神氣。跟清他的有六個人——仁尼克和五個游擊隊員。他是第七個。人數不算多，可其頭要擔住德寇，須要保護在村莊另一端作戰的隊伍底後方。

子彈在空中飛鳴，而在斯耶諾夫也開火回擊。總酒已逼到前門。仁尼克忽然一扭身倒下了，肘臂上動搖，竭力向前讀。他忽燃然一把攔腰斬下，射刀竟被愛的仁尼克撿了。他在斯耶諾夫喊聲向自己已關緊的窗戶正當此時，他覺得身體受到打擊，皮衣內一點肉都暴露出來了。

查斯耶諾夫所率領的隊伍仍長起來，並且繼續擴大著，其他名字在他的旗幟上寫滿，或在燃燒的心口中印落；他的名額正在增加着。白俄羅斯人正在爲自己的兒子——葉爾英雄在斯耶諾夫的三個兒兄弟和姊妹，爲一個被德寇所折斷和截殺的年輕民衆兒女而復仇。